

读者来稿,《夜光杯》始终放在心上。每一位读者,都可能成为《夜光杯》的作者。今年3月,《夜光杯》发起主题为“新时代,新旋律”的美文征集活动,反响热烈。我们精选了20篇美文佳作。它们或是凝目时代变迁,或是唱响百姓心声,或是诉说如歌情愫,或是描画青春华彩……限于篇幅,每篇节选片段,供略窥一斑。更多的美文,还将在之后与读者们分享。

——编者

夜光杯

新视野

校园猫语

■ 石嘉

校园里,猫叫不绝于耳。“没有猫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大学”,学校的招生宣传片少不了它们的身影,入学新生也尊敬地称它们一句“学长学姐”。两米宽的大马路,它们往那一躺,管你两轮还是三轮,脚动还是电动,全部自觉绕道。草坪、马路、石凳,它们随时随地入睡,把最脆弱的肚皮也翻出来晒晒太阳。它们习惯围观、镜头和抚摸,显得宠辱不惊,像拍惯画报的电影明星。

很多人爱猫,因为它们喜欢独处,生存空间小,不爱社交,不黏人,不会打扰工作,离开主人也能独自生活。完美适应现代生活节奏。仔细一想,猫的生活方式,或许就是当下年轻人的心灵写照。但无论是什么原因,我们对猫的偏爱,一定程度上选择了善意安放的对象。

猫的生命比人短暂得多,但正因为它们的独立性,反而走在另一个时间轨道。我们总是以它们无法理解的速度流动,行色匆匆,却和它们一样,渴望在一片未知里踏出自己的脚印。我们不怕辛苦,只是常觉孤单。一两声猫语,仿若世外的呼唤,提醒我们在目标、绩点和竞争之外,也有另一些生命同在勃勃生长。

留在树尖上的柿子

■ 许伟

这里是三叔的一片果园。有杏树,有桃树,有樱桃树,有山楂树,有苹果树,还有四棵柿子树。现在其他树都光秃秃的,而柿子树的树尖上,还悬挂着几个柿子。

我站在柿子树下,望着被白雪覆盖的大山,墨绿的松树丛中传来了布谷鸟的叫声。一群麻雀正低着头,蹦蹦跳跳捡食着地下的玉米碎。再仔细看柿子树下四周的雪地上,布满了杂乱无章的、有大有小的鸟的脚印。可以想象在大雪覆盖无处觅食的鸟儿们,看到这里鸟食,那是多么高兴。

我突然感觉到三叔在面前变得高大起来。一个淳朴的山里人,却想着过冬山里鸟儿们的吃食问题。这境界,这心胸,比大山还深阔。想当初,我想把树上的柿子全给摘光,映出了我是多么自私,又是多么心胸狭小。再想想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,那些终日无怨无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养育了城里人,我们城里人又有什么资格不去敬佩和崇敬他们呢!

呱呱,两只喜鹊飞到了我的头顶上,欢喜地叫了起来。

校园里,猫叫不绝于耳。“没有猫的大学是不完整的大学”,学校的招生宣传片少不了它们的身影,入学新生也尊敬地称它们一句“学长学姐”。两米宽的大马路,它们往那一躺,管你两轮还是三轮,脚动还是电动,全部自觉绕道。草坪、马路、石凳,它们随时随地入睡,把最脆弱的肚皮也翻出来晒晒太阳。它们习惯围观、镜头和抚摸,显得宠辱不惊,像拍惯画报的电影明星。

在漫天遍野的坚冰在高纬度海域化整为零的时节,那些顽强盘踞在粗壮的锚链、雷达架、舱盖和水密门边缘的冰溜子便再也撑不住了,一眨眼工夫,把原本晶莹剔透的身子,在那宽阔的甲板上跌落成七零八落的冰凌花儿碎片,接着不动声色化成数道清泉,沿着高高的船楼甲板,由高向低,由前向后,直奔油漆锃亮的主甲板边缘而去。

藏在深水里的螺旋桨转动起来了,驾驶台后面的烟囱泛起了袅袅青烟。轮机长钻进了机舱,老船长来到了驾驶台,他举起望远镜,神情专注地遥望远方,用对讲机下达一道道航行指令。旋即,一群卸去臃肿棉袄的年轻水手奔走在甲板上,那是他们听到了船长的号令,朝各自的岗位集结……

船头驶向了通往港区码头的航道,鸥鸟留在原地觅食嬉闹,球鼻鲸裂开了千万重的浪花。哦,这个仪态万千生机盎然的龙年春天,写在年轻的水手归心似箭的行囊里,写在年轻女郎等候男友归来的流盼里,写在沐浴阳光万丈的巨轮上,写在主甲板最后一撮冰雪里,写在船艏猎猎飘扬的红旗一角,写在沁人心脾的习习海风里,写在老船长那张布满海沟似的皱纹饱经沧桑的脸庞上。

呢喃,依念寻常故园

■ 刘国临

清晨,奶奶动笤帚,伴鸟鸣,轻轻柔柔把小院砖砌的T形过道清扫干净,不扬一缕尘烟。奶奶不寂寞。西邻是清代合院,有房五十八间,雕梁画柱,气派非凡。这幢宅,现今成观光景致,车马不息,游人不断,像她老宅东墙外的小溪,步履匆匆,奔忙不休。

横戈从百战,直为衔恩甚。祖父祖母将五个儿女先后送往战场,报效国家,仅剩两个英雄,就地转业南方安家落户。奶奶最小,招婿,给老人送终,生育三个子女,繁衍十多口。老伴走后,儿孙在城里工作,住楼房,小儿子住别墅,争抢接她,她不去,说日子变好了,自力更生,丰衣足食好品行不能丢。

子孙视频:娘,奶,别墅正屋给您留十年了,该回家了。这儿才是家。要么,我们,请保姆照看您,成不?我有伴,开心呢。莫管,你们忙。呦呦,回来啦。呢喃,呢喃。一群燕子满院盘旋,翩跹放歌,寻恋旧巢。有几只落奶奶身上,小嘴儿甜甜问安,呢喃,呢喃。

夜光杯

新主张

外籍“蓝血人”

■ 亚历山大(谢安磊)

我清楚地记得我看的第一场申花比赛,记得蓝色的海洋欢迎着球队,每次进攻和防守时的呐喊声……当然,还有申花那天的五粒进球。我也记得,当我站在看台上时,周围的人有些惊讶。我想,独自一个人出现在看台上、穿着蓝色球衣加油的外国人还是比较少见的。

过了一两个赛季,偶尔的出席变成了常规的习惯,并进展到主场比赛每场都去。渐渐地,我开始和一些本地球迷变得熟络起来,最终被接受为新的成员。现在,这个团体成了我的一个重要的社交圈,我和每个人都变得亲密无间,我对球队的爱也在不断增长。

当你搬到一个新的城市时,找到一个共同的兴趣或爱好,是融入社区并建立充实生活的绝佳方式。我是这里足球文化的超级粉丝,希望联赛能够继续前进,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,特别是像我一样住在这里的观众。

曲终,人不散

■ 沈小玲

春夜,我和女儿去金沙湖大剧院看昆曲《牡丹亭》。环看四周,发现剧场里的观众多数是年轻人。演出终了,我们随几位穿马面裙的姑娘走出剧院。姑娘们走停起坐,马面裙打褶处的花纹时隐时现,宛如蝴蝶开合的双翅。

“年轻人为什么喜欢昆曲?”我看着姑娘们的马面裙,却问女儿昆曲。

女儿的回答理直气壮:“当然是因为昆曲好咯。昆曲流淌在国人的血脉中,是骨子里的东西。”她想了想,补充道:“也可能与以前比,现在更容易接触到有传统文化元素的作品。”她挽紧我的手臂,“毕竟美是最霸道的事了。谁会拒绝美呢?”

越靠近,越为古老的艺术心折。

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,但城市不同的地域,味道是不一样的。譬如我曾经住过的安宁路,打造了20年,还是原来的安宁路。它不可能成为衡山路,因为城市的味道不是一两个菜系的组合。后来到莘庄南广场居住,发觉这块地域在区域的繁华,竟有着几分宁静。沿着都市路往北走,公园、图书馆、少年宫、上海市剧院串成一组诗意的长廊,你能感觉到书香飘荡的味道、音乐散发的韵味。历史从线装的七

城市的味道

■ 梁刚

宝中走了出来,城市的风格和韵味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,城市的灵魂在不知不觉中升华。

茶和咖啡都是表面的东西。关键是品尝它的人,有一个怎样的灵魂。能让城市拔节生长的,永远是那些润物细无声的东西。那就让那些道不明的“东西”,伴着我们的生活,滋养我们的精神,培植我们的城市。

点亮

■ 郑立

天光散尽,大地坐进夜色。母亲喊一声,点亮。父亲点亮,土墙瓦屋闪动亮光。

母亲喊点亮,是用划燃一根火柴点亮一段枞亮,或点亮一枝枞烛。我上初中时,村边山溪建了水电站,有了电灯。夜晚,母亲从不说来电,只说来亮。问我说,来亮没有?开灯,关灯,母亲只说点亮,关亮。我说母亲,不要把开灯说成点亮,说开亮也好听一点儿。母亲说,灯,只是一个东西,亮是灯心里的东西;电,也是一个看不清楚的东西,亮是电心里的东西;只有点亮,才让我的眼里心里都明明白白。

母亲一直用点亮这个词语喂养我,很多时候,我觉得她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很有创意。

阿嬷的粽叶

■ 孔欣怡

在上海吃到第一口粽子的时候,我就想起了远在故乡的阿嬷。粽叶是她的唯一收入,一年的生计就在于此。我们那有许多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,但采粽叶没有。粽叶生在道旁、水边、山里,平时看着到处都有,真要以此为生,就要进到深山采出一大捆才能卖出价钱。我试过一次后,就死活不愿再去。

后来上了大学,远离了大山。起初我还惦念着家乡,不过很快被都市的繁华迷了眼,直到再次吃到阿嬷的粽子。我以为她被时代抛弃,但是阿嬷又书写了新的故事——县里的粽子产业需要能手包粽子,她干得风生水起,一举成了工厂的扛把子。

阿嬷这辈子吃了很多苦,但我从未听过阿嬷抱怨时代的不公,她总是在主动拥抱变化,一往无前。粽叶一年年生长,撒去旧枝又长出新芽。四季轮转间,我学着像阿嬷一样平静坚韧,迎接新的挑战。

在上海吃到第一口粽子的时候,我就想起了远在故乡的阿嬷。粽叶是她的唯一收入,一年的生计就在于此。我们那有许多工作都被机器取代了,但采粽叶没有。粽叶生在道旁、水边、山里,平时看着到处都有,真要以此为生,就要进到深山采出一大捆才能卖出价钱。我试过一次后,就死活不愿再去。

后来上了大学,远离了大山。起初我还惦念着家乡,不过很快被都市的繁华迷了眼,直到再次吃到阿嬷的粽子。我以为她被时代抛弃,但是阿嬷又书写了新的故事——县里的粽子产业需要能手包粽子,她干得风生水起,一举成了工厂的扛把子。阿嬷这辈子吃了很多苦,但我从未听过阿嬷抱怨时代的不公,她总是在主动拥抱变化,一往无前。粽叶一年年生长,撒去旧枝又长出新芽。四季轮转间,我学着像阿嬷一样平静坚韧,迎接新的挑战。

阿嬷这辈子吃了很多苦,但我从未听过阿嬷抱怨时代的不公,她总是在主动拥抱变化,一往无前。粽叶一年年生长,撒去旧枝又长出新芽。四季轮转间,我学着像阿嬷一样平静坚韧,迎接新的挑战。

母亲一直用点亮这个词语喂养我,很多时候,我觉得她对这个词语的理解很有创意。